書經

四

口 12
3337
4止

書經卷之五

召誥

蔡沈集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名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奉奉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爲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名篇今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

門口 12
號碼 3337
卷 4

于豐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王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朏敷尾二反戊音茂○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古語辭言召公於豐邁遷而來也朏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十月出也三日明生魄也孟康曰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庶殷之衆庶殷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所經營之位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郊祭也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書役書也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公命諸侯也厥既命殷庶殷丕作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然名公幸以攻位而位成

周公用以書命而丕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名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束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名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名公之誥併達之意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王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爲執事也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天位爲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尚何疎之有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

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爲安也今

沖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稽考矧況也幼沖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故名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耆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名公特首言之

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嗈

名公歎息言王雖幼沖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耆期之辭也誠和嗈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爲之今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爲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于民之嗈險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

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于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名公以自服土中爲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風。日西景朝夕陰。日南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爲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已矣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爲出

入。但上章主言天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況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自貽其哲命。爲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惟新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用。祈天永命。**宅新邑。陟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刑者。德之反。疾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於王之德益以顯矣。**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

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名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永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爲天命也。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讎民殷之頑民也。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名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爲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名公奉以助祭云。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爲洛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文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周公致成王宅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成王錫命殷命之辭也。伻來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公留後治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事。王命予以下。成王又錫之寧之事也。伻來以下。成王命予殷乃引考之辭。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

舉祀發政之後。卽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謂成王則君親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之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上。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字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定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沖。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爲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作來。以圖及獻卜瀍音廛。作補耕反。○乙卯。卽名誥之乙卯。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也。瀍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惟洛食也。食者。墨也。作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

之兆辭也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爲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咸秩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也雖祀典

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爲言若閟於事情者抑不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爲首務也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敎詔之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

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大烝。而勳勞之最尊顯者。則爲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告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丕。大視。示也。功載。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孺子其朋。孺子其往。無若火始燄燄。

欲。厥攸灼。敘。弗其絕。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文百工之視效如此。則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孺子雖欲。欲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燄。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佚。禦。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爲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

終。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詳於記功敎工。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

侯。教養萬民之道也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僞。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于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慢王度而爲叛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

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費莫郎反。○此教養萬民之道也。頒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厚而不忘。敘者。先後之不紊。言篤敘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戾。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焉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此下

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明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也恒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忝於文武俾不怍人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惇宗宗功宗之也下文宗禮同將大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 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爲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此下成王留周公洛也成王言我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退即居于周命公留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考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爲周公不爲伯禽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宗禮即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敉公功也敉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 **迪將其後監**

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將大也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爲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爲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於洛明矣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斁音亦○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鎮撫洛邑以慰懌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也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爲正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此下周公許成王爾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責難於君謂之恭弘脤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爲治之大要也亂治也爲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多子者衆卿大夫也唐孔氏曰子者衆卿大夫皆稱子有德之稱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聆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羣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文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來恭殷乃命寧予 絶句

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秬巨黍反鬯丑亮反卣音由禋音因○此謹恭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一稈二米和氣所生鬯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潔禋敬也以事神之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爲酒合以鬱鬯所以裸也宗廟之禮莫盛於裸王使人來戒敕應

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饑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

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遘居候反厭於豔反○此祭之祝辭

遘自疾 周公爲成王禱也惠順也篤敘也與篤敘乃正父同順篤敘文武之道身其康强無有遘遇自罹疾害者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也

其永觀朕子懷德 承聽受也敘敘次第也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而陰洛然且謂王作殷者若曰遷洛之民

我固在之至於使其承敘萬年則實繫于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名誥末用供王能祈天末命語脉相類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

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戊音茂祼古玩反○此下

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騂牛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爲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杞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祼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

地以降神也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爲十二月日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民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始終公之辭云

多士

商民遷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故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民于洛之遠鑒三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

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于惟四方罔攸寘。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畱治于洛之後。乃曰作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也。故洛誥攻位之庶殷。其言如此。故其言如此。則受都洛邑。今衛州也。相去四百餘里。名公安得舍近之友。及民而役遠之雒民者哉。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此多士之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畱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故謂之事。

遷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弗弔。未詳。意其爲歎憫之辭。當時方言爾也。旻天。秋天也。主肅殺而言。歎憫言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勑正殷命而格之。以終上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肆。與康誥肆汝小子

封同弋。取也。弋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呼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秉。持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爲。民心之所秉爲。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詩言秉彝。此言秉爲者。彝以理言。爲以用言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引。導。逸。安也。降格。與呂刑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開于桀。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逸。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甸。治也。伊尹稱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

周公反商之興。即武王之反

周公反復以夏適爲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修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明德者。所

嘉正堂鐫

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況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佚。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況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靈。善也。大善也。武成言祇承上帝。以遏亂略。是也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翦除。告其勑正之事于商者。帝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之是也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丕靈承帝事。靈。善也。大善也。武成言祇承上帝。以遏亂略。是也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翦除。告其勑正之事于商者。帝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之是也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於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于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三監倡亂。于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

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王曰。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違越。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即其舊聞以開論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改夏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周頑民。頑民。公既舉商革夏事以諭頑民。復以商革夏事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今周於殷大義也。周公舉其言以告之。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求爾於天邑商。而遷之於洛者。以冀幸德改行焉。予惟循商故事。矜恤於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天之命。今頑民滅德而欲求用得乎。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臣事我宗多遜。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

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四方罔攸寘。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以自奄之命爲初命。則此命爲申命也。言我惟不忍誅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寘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正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生釋之。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邑。四井爲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爲。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爲起家之始祖

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王曰之下。當有闕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爲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故作是書以訓之。言。閒遊于逸。閒淫于樂。舜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爲所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爲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

之人無聞知諺疑戰反○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爲逸也俚語曰諺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爲田舍翁也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卽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祗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按書序太戊有原命咸有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考矣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亮音梁陰音菴○高宗武丁也未卽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也

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按漢孔氏以祖甲爲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爲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然詳此章舊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爲太甲。然太甲此乃不義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卽位。亦不見太甲復政之人也。作其卽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卽位。小人作其卽位。之小人

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莫不欲壽而惡夭此篇專以享年永不永爲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商猶異世也故又卽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爲故下文言文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卑服猶禹所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卑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徽懿皆美也昃日昳也柔謂之徽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云者懷保之使之有生意也卽垂首喪氣賚予賜給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賜給之使之有生意也卽朝至于日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衾被有司之任者之爲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不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

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爲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舊矣。愛命。言爲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卽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永。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見近也。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無。與毋通。皇。與遑通。訓。法。若。順。則。法也。毋自寬假曰。今日姑爲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受之沈酗于酒德哉。酗酒謂之德者。德有凶有吉。韓子所謂道與德爲虛位是也。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譸。順。譸。誑。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惠。順。譸。誑。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欺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與誠告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之。保惠者。保養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

嘉正書鑑

當時之民無或敢誑誕爲幻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口詛祝否俯久反詛莊助反祝音呪正刑正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者則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形于外也爲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發于口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懇懇言之有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

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迪蹈哲智也孟子以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知而弗去爲智之實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蹈其知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迪哲稱之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詈力智反○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汝則皇自敬德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允若時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乃所樂聞是豈特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

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綽尺約反○綽。寬也。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大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誕變置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永念其爲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誕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之人。受禍不同。而同於怨。皆叢於人君之一身。天之亦何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爲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知故其胥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蔕其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天豈私於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爲心。人君以萬民爲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爲已怒。以民之怨詈爲已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爲已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茲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於茲結之。所謂有盡而意無窮。成王得無深警於此哉。

君奭

名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爲篇。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篇。篇中語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之作。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名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名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爲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名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

爲近之然詳本篇旨意通名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諭以留之爾熟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周公若曰君奭君者尊之之稱奭名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於不祥乎○按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慮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決實主於召公留不留如何也

嗚呼

曰坊本作越

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曰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尤怨違背

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修過經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諶時壬反○天命不易猶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

嗣前人之恭德。遏佚前人之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吳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耀。而付于沖子而已。以前人光而言也**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可庸釋于文王受命**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此又申言天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所受之命也**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卽伊尹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巫咸。巫賢。皆名。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偏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之爲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亡書有咸乂四篇。其乂王家之實歟。巫賢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賢也○

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偕配配食于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傅說豈傅說不配食于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陟升遐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保乂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也**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兼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乎**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徵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乂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著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今名公勉爲周家久永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顯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

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德而集大命于其身使有天下也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虢叔文王弟閎散泰南宮氏天宜生顛括皆名言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虢叔等五臣爲之輔也康叔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即文王修和之實也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蔑莫結反○蔑無也夏氏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典本此又曰若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導迪其常教則文王往來奔走於此五臣者不能爲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爲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爲迪彝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於上天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命也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惟冒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單與殫通稱平聲○虢叔先死故四人庶幾迪有祿後暨武王盡殺其敵也單盡也武王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

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於四海也文王冒
西土而已丕單稱德惟武王爲然於文王言
命於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
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
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
隨意而言主於啚名公而非欲爲人物評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

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昷不及耇造
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小子旦自
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
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
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
幼沖雖已卽位與未卽位同誕大也大無我
責上疑有缺文收罔昷不及未詳耇造德不
降言召公去則耇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

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況敢言進此而
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
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也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

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
不以後人迷肆大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
公歎息欲召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
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
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
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
甘燥濕欲其調齊盤錯梦結欲其解紛黯闇
汚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
沒者未嘗無翻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
變破斧缺斯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
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

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名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盍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爲久大規模使君德開明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公曰

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偶配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敷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爲民極且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幷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亨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大否大亂也告汝以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亨不允惟若茲誥亨惟曰襄我二人惟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棐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棐勝也棐堪也古通用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爲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惕惕而欲去爲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于大盛之時超然肥遯誰復汝禁今豈汝辭位之時乎嗚呼

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周公復歎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然我欲與名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爲遠。故以日出言。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名公故言之。蓋敘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說而從者也。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復之多誥耶。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名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名公踐歷諳練之久。惟汝知民之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祗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此名公已平留。周公飭遣就職之辭。猶未釋其政有昧於周公之前

蔡仲之命 蔡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無古文有○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

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鄭。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虢也。周禮六遂五家爲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己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顛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復其國也。三叔之子。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誕克常敬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誕克常敬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誕

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胡仲名。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爲侯于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尚盍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自身克勤無怠。所謂遹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閒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爲之惡。爾其不戒之哉

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同姓。康。濟小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

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
嘉幸循也無毋同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喜怒好惡皆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戒其本於已者然也側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惑於一偏之說則非中矣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於人者然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小智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厥命

飭往就國戒其毋廢我命汝所言也

多方

成王即政奄歸作此篇按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疑當時扇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名誥洛誥多士一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乎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之聖相繼比之殷猶砥砆之與美玉夫以公之西漢道德而莫能禦也夫以撫之而莫能使述隳壞之流終不能使然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豈能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此周公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郎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殷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言帝降災異以謹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況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迪。啓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於是。天理或幾乎息矣。況望有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厥逸。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

之爲亂爲治耳。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有闕文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憯日欽。劓割夏邑。

叨他刀反。憯七感反。此章文多未詳。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恃以生者。一皆抑塞蕩盡。遏絕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內嬖。盡其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進於恭。而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憯者。則日欽崇而尊用之。天以戕害於其國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言天惟是爲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爲民之主。天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使爲民主而伐夏殄滅之也。○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眞有求之降之者哉。天歸其所聚而已。聚而湯之一德。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爲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乃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乃不克開

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方賢者。不克永于多享。以至于亡也。言桀於義民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上文所謂叨憯日欽者。同惡相濟。大不

能明保享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爲。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士。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寧不惕然內愧乎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

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君仁則莫不仁矣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開釋無辜。

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

亦克用勸

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故再言辟而當罪。亦能用以勸勉。宥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於善也。言辟而與宥。皆足以使人勉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呂氏曰。爾辟。謂糾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夏殷。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

言乃惟桀紂自取滅亡也○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入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複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鳴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爲口實矣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乃

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天命屑有辭與多士言桀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闕文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集萃也享有之享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自取乎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蠲潔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湎無度故其爲政不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爲狂矣愚而能念則爲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者非是或曰狂而克念果可爲聖乎曰聖固未易爲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至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天

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

罔堪顧之 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多方。大警動以祓祥讁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爾多方。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主。式。用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爲神。文武善承其衆。克擇異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異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多方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洶洶不靖。欲何爲耶。明指天命而警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於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舉爾不此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言今我何敢如

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夾。訖洽反。○夾。夾輔之。介。賓介之介。爾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溺其宅。收其田。可也

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此也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爾乃屢蹈不靖。自取土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爲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爲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於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持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爲凶逆以速其罪爾

多方 坊本作方多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又按成周既成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纔一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爲明驗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正爲名。胥伯小大衆多之正。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共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反側偷惰而不能事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

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心不安靜則身不和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釁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爲不恩以相愛釁然有文以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故以克勤乃事期之也爾尚不忌于凶德忌畏也穆穆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哉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介忌畏也穆穆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哉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事有服在大僚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將畀于矜憐於爾我在於爾啓迪簡拔置之有其業力畋爾田天亦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爲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語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則惟爾多士

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遠爾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多方疑當作多士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畏而不敢違越且有所慕而不敢違越矣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

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敬于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開其爲善禁其爲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尤爲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詰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瞬然溢於簡冊也

立政

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王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於君一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爲卿士伯冏大夫則亦自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葛氏曰詰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惴鮮哉

綴朱衞丁劣二反賁音奔○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有守有任有常伯有任準人綴衣虎賁之長如所謂常伯

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葛氏曰綴衣虎賁周禮司服之類虎賁氏也古

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繭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宅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恂音荀○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爲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爲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教其爲君之實也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繭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宅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恂音荀○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爲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爲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教其爲君之實也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而後可以爲君也卽皐陶之面貌也言如此而後告之此謀人之面貌者謀之面貌而徒謀之面貌而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任之如此則三宅而後可以爲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用以爲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則向所謂常伯也一篇之中所論宅後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教下而後教之教也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夏桀惡德弗作往任者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

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於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命討昭著居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卽者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以言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詳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丕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舊庸登於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難其德未易編觀

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嗚呼其在受德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邑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仵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暨音敬奄衣檢反○羞刑羞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衆醜者也言紂德強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奄甸萬姓焉甸者幷牧其地仆伍其民也

有宅心昭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三宅三俊文武克知謂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

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怍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丕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爲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爲州州有伯是也**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人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言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也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也**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工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詞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饔膳夫則是數尹之伯者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大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興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夫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既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

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子。

夷徽盧烝三亳阪尹

此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徽盧見經。三亳。蒙爲北亳。西亳見史。烝。或以爲衆。或以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爲官使。何其盛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

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愼。國之禁戒儲備也。庶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勅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

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此罔敢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莊老之無爲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位之意。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率。循也。敉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於前。武任之於後。故周公於君奭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正猶此敉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丕丕基也。嗚呼。

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

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爲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爲治。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愼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於天。受之於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末。終。惟。思。

也。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

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

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已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爲言。不以已誤庶獄庶慎。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卽此意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有俾乂

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紬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職。又能紬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以能俾乂也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勸音邁○自古爲國。無小人而謂之憸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憸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勿用憸利小人。其惟用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於晦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始言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以已誤之也

我兢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

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詰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覲見也。耿光德於武王稱業各於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或曰周公之訓。蓋其所弊得無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行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況大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而輕用民命者也。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并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皐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名者也。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并書以爲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爲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令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書經卷之六

周官

蔡沈集傳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脩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亡其闕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

嵩正齋鐫

周書 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幷畿內爲六服也禹貢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蕃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治去聲○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倍薄亥反○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得人而已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逮徒耐反又湯亥大計二反○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祗勤于德早夜若有所不及

然蓋修德者任官之本也**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爲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者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綸之謂燮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少失照反○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之長是爲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爲冢宰之相也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爲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

崇正齋藏

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羣行攻劫曰寇。詰姦慝。刑強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邦土民。順天時以興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爲六者。綱在綱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六卿。並列於六職也。**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賚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

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蓄。勑六反。○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謬也。典常。當代之所講書。至精至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之法。並任人而任法也。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中。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中。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此下申斷都玩反

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志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

僞心勞日拙 載作自至祿代反○貴不與驕期而驕居是位當知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當有實得於已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不可從事於僞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僞則撦護不暇故心勞而日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爲侈亦通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其所存大不同也推賢讓能庶官乃和 畏苟不知祇畏則入失者與思危相似然失者以寵利爲樂所不致其祇思危者以寵利爲憂患不和政龐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推逼回切龐莫江切○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爲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爲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辟必益反斁音亦○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勑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勑也

君陳 君陳頑民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

無古文有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爲東郊昔周公師保萬民懷保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歿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固宜其翕然聽順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爲周公之訓也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馨香芬芬是豈黍稷之芬芬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效而言其本非有二馨明德循其本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蘭徒爲陳迹也

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孰能與於斯。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圖厥政。莫或不欽。有厥有成。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爲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爲成王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從七恭反。○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

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爲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已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厥中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宥惟厥中 辟毘亦反○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已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爲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

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狃女九反○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忿則亂大謀必有所忍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德乃大而後能有所容有容乃有濟有濟乃有終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

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王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

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爲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之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人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

顧命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爲篇謂之顧命

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洮音桃頮音悔○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衮冕憑玉几以發命

乃同名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名直笑反芮如稅反彤音仝○同名六卿下主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名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

之宗伯第三畢伯爲之司寇第五衞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衞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名六卿使率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名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畱恐不獲誓言嗣玆予審訓命汝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歎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畱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病疾甚言曰病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音同○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逾越也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釗音昭○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

以劍冒貢于非幾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有威儀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而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於元子而冒貢也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動之微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善惡之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還音旋○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徵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徵懸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爲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於路寢門外引入翼室爲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圖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繪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

嵩正閣鑑

節亦不可廢也丁卯命作冊度傳顧命於康王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狄設黼扆綴衣

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扆屏風畫爲斧文者設黼扆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扆屏風也綴雜彩文貝也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篾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繒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

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凶事仍凡是也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貝

有文之貝以飾几也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莞席也畫刻鏤也雕刻鏤也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爲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西廂夾室之前筍席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於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天球河圖

先王所寶器物赤刀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蠙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蠙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大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爲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以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以示能傳也

大輅在賓階面綏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

大輅玉輅也綏輅金輅也輅以封同姓爲次之象輅以祀不以封爲最貴金之革輅以封四衞爲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也王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綏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綏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爲先大輅矣實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以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玉輅也綏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

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

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冕。弁也。士服。崔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爲之。惠三隅弁。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廉曰兀。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銳。當作鋭。鋭。說文曰。鋭。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鋭。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監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隮。升也。升。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階也。入卽位者。從王賓階。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邦君祭服也。卿士祭服之裳。皆繡。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吉之間。示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太宗。宗伯也。形。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

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

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特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嗣訓臨君周邦。幸循大下。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大。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下。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幸循大下。法之大也。變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四方以敬忌天威

眇。小。而。如。亂。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祖父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托於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瑁。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酢。疾各反。○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報祭亦亞祼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保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嚌。才詣反。○以酒至

齒曰嚌。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疚。敢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太保下堂。有司收撤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侯者。侯見新君也

康王之誥今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名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名公率東方諸侯。伯矣。諸侯皆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舉所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爲廷實。或曰。黃朱若類。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麾厥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故曰臣衛。敢執壤。抛所出貢。贄。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之辭。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蓋者。慙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爲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爲後者拜。不拜。故未爲後也。弔者。含者。皆爲後者也。康王之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爲後也。後者。繼也。蓋

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羙若。克恤西土。冢宰及司徒與羣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羙若。未詳。蘇氏曰。羙羙里也。文王由羙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羙若。卽下文之厥若也。羙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戒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按名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名公之見矣。可勝歎哉

旬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報誥而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厎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

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丕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斂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揜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下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羣臣諸侯之意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也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始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

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辯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而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畢公代周公爲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其年月不得以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

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釐即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畢公代周公爲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

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十二年曰紀父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恪頑民遷于洛邑子曰世周公左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難也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汚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大猷矣爲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懿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爲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爲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敘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所爲不敢不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非周公以行也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成周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爲善者而病其爲不善者以樹立爲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癉多旱反守舒究反○淑

旌淑也。其不幸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鄉。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爲惡之禍。而慕爲善之福。所謂別憲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厲省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恒胡登反○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任刀筆之吏。爭以巫蠱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其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嵩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鮮上聲悖蒲沒反○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豢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侮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侮枯瓜反○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侮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

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侈。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邪者。猶甚難也。資富能訓。惟以末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人所同有也。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藉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聞音問。○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公四

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勳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

鳴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蘇氏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爲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爲不足爲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爲常。畫日月於旌旗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緒統

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膂。脊也。春舊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也。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王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思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行也。孔子曰。予率以正。孰敢不正。周

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者。歎小民之誠爲艱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答。配。匹也。前人。君牙祖父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有乂。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曰繼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幸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蓋其後邪 正。君牙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有乂。復申戒其守家法。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乂。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曰繼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幸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蓋其後邪 昭乃辟之有乂。昭乃辟之有乂 先正。君牙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有乂。復申戒其守家法。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乂。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曰繼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幸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蓋其後邪

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歎綏衣虎賁知恤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略等。其知本哉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惟先人有言。德惟治。官惟賢。位以德。政事懋哉懋哉。欽與。思免厥愆。怵勅律反○伯冏臣名。穆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從才用反○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僕從。太僕。羣僕。凡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亦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今予命汝作大正。正。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冏正其羣僕侍御。于羣僕侍御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歎綏衣虎賁知恤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略等。其知本哉

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爲正。漢孔氏以爲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此所謂正于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也

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便毘連反辟匹亦反○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說。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按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爲官長者。皆得自擇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自聖。自以爲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爲多爲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盡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縱恣。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戒其以貨賄任羣僕而惟貨之善。則是曠厥官。汝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爲善。則我亦汝罪矣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

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

呂刑 呂侯爲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所謂贖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舜典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蕭望之等猶以爲貧者獨死。恐開利路。如此則富者得生。以傷治化。曾謂

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與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又按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呂後爲甫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爲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爲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耄亦貶之之辭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

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蚩充之反鴟處脂反○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扇熏炎延及平民無不爲寇賊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爲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劓牛例反刵而志反椓竹角反黥渠京反○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是始過爲劓鼻刵耳椓窾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并制無差別皆刑之也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辭爲差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

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梵歎文反又音紛○泯泯昏也棼棼亂也無復誠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呂氏曰形於氣臭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爲馨香而刑發腥穢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皇帝舜也夷禹覆皐陶皆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絕滅也謂竄與分比之類遏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重黎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卽羲黎卽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

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求之眇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採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烝蒿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羣后及在下之羣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徵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按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之亂德民神雜擾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爲威以察爲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盛富庶也吳氏曰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按皐陶未爲刑官之時豈伯夷播刑之迪不應如此謬誤又言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命皐陶爲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祗德也○吳氏曰皐陶不與

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爲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蓋咨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以刑官爲輕。人君亦以爲輕矣。觀舜之稱皐陶之刑。勢不得與。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乂。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乂。民協于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是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爲主。故歷敘本末而歸之於皐陶之刑。

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賓主也。**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爲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訖。盡也。威。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也。富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爲威屈。不爲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爲一者如此。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

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爲諸侯主刑獄而言非爾諸侯爲天牧養斯民乎爲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捨皐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之也民無所貸而降罰于苗苗民無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訊鞫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爾罔或戒不勤民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爾所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變不可成而不可用之用一成而不可變也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戒戒也且刑獄非所恃以爲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一日之用而已非終以爲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有者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爲辟爾惟勿辟我雖以

爲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于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也疑于罰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過誤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見重也五刑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爲本苟

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千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鍰胡關反○墨刻額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刖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鍰閱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爲減也比附重罪比舊爲減也比附其罪也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或曰亂辭之不可誤於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今按皐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以金是大辟宮刑疑赦而直罰之蘇氏謂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夫刑莫輕於鞭扑入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贖也舜豈有是制哉詳贖雖大辟亦贖也詳見篇題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

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事在上刑而情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眚者是也若諸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爲典刑者周官刑新國用輕重者周官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爲輕重者也刑罰世輕世重諸罰有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亂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佞口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良温良長者視民如傷者當擇其人也此言聽獄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之要必於察辭于差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而上下人情節一人而已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已

王曰嗚呼

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況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爲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污。曰明曰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亂。治也。獄。貨。賂。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中。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之命爾。此章文有未詳者。姑缺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諭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衆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于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

文侯之命 幽王爲犬戎所殺。晉文侯與勤王。武公迎太子宜臼立。

小大坊本作大小

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爲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同姓故稱父義和字其名者尊之也丕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謹者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歎而自痛傷也閔憐也嗣造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丕愆者嗣位之初爲天所惠澤于下民本既先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在厥官者而我小子擾故戎狄侵陵爲我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擾故戎狄侵陵爲我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躬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躬又歎息言有能致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

汝亖嘉 扞侯杆反○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後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則刑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文武會合之而使不離絕者繼之而使不絕前文人猶云前寧人汝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師衆也黍曰秬釀以鬯草卣中尊也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也彤赤盧黑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也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蘇氏曰于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衞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王政宣王有志而王之無志也愚按申侯立平王以申侯之功大小爲王之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政於申而生太子申侯而後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申侯幽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之虐諸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立平王以申侯之功大小爲平王

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於帝王書未有之之事而繫於費誓又按費誓秦誓皆侯國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爲方伯帥諸侯之師以征叛而赦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往者猶曰往者云**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敹速條反敿舉反天反弔音的鍛都玩反○敹縫完也縫完其甲胄勿使斷毀敿鄭氏云猶繫也王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弔精至也鍛淬礪磨也甲胄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牿音谷擭胡化反敜乃結反淫大也牿閑牧也擭機檻也敜塞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野當窒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於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

誘臣妾。汝則有常刑。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故竊奪踰垣牆。竊人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糗糧。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峙文理反糗去九反偫音貞芻牕反茭音交○甲戌。用兵之期也。不逮。若今之乏軍興。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 通曰楨。牆端之木也。旁曰榦。牆兩邊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於殺爾。芻茭。供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會芻糧爲急。故皆服大刑。楨榦芻茭。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首之

爲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己。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略無扞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徇己。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爲誓言之首也。我心之憂。曰月逾邁。若弗云來。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也。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忌。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爲老成。以其不就己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

藥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乞。乞。勇夫。射御不違。我皇多有之。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番音波諞毗俾緬二反○番番。老貌。乞乞。勇貌。截截。辯給貌。諞。巧也。皇遑通。旅力既愆。力已衰也。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我尚不欲。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先儒皆謂穆公悔用杞子之言也。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

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斷都玩反○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箇。斷斷。誠一之貌。尚。語辭。大學作兮。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人德也。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職。主也。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冒。犯也。違。背違之也。達。窮達之達。殆。危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邦之杭陧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杭陧。不安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一於所任一人之是。申繹上二章意

康熙丙子仲夏崇正堂朱氏新鐫

東郡王集夏峙手閱
新化朱堂先校

定公一章申上文二章意
所指一任之非人一由
人一任所指之國言
樂之祥非國之福
也定不問此而問
事君之道何也

論語